

半年交通违法近 1500 起？

杭州严打驾驶证积分非法买卖产业链

新华社杭州 1 月 26 日电（记者 方列）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一个驾驶员竟然有 1469 起违法处理记录。这里的玄机何在？杭州市公安交警部门近期开展专项打击“黄牛”买分卖分的“春雷行动”，通过大数据手段打击驾驶证积分非法买卖灰色产业链，截至目前已经依法传唤违法嫌疑人 22 人，行政拘留 4 人。

驾照分不够扣了怎么办？一些人想到了寻求“黄牛”想办法。在网络各大平台，不难发现求购驾驶证积分和“卖分”的广告。

阮某就是一个专门帮人代扣分数处理交通违法的“黄牛”。据阮某交代，2018 年开始他在代办机动车检验业务的过程中发现了“商机”，感觉买分卖分违法处理有利可图。随后他加入了多个“黄牛”群，发布各类买分信息，有“买主”交易后就从中赚取差价。

“2020 年 7 月以后，全

国可以异地处理非现场违法，杭州管得严，基本都发给外省的‘黄牛’处理。”

杭州市交通警察局事故对策处副处长何进介绍，警方查处的一位违法人员，在短短半年时间内竟有 1469 起违法处理记录，此人通过统一打包处理的方式，帮别人“搞定”违法记录。何进表示，像开车打手机、没系安全带这样的违法行为，探头都能准确拍摄到驾驶人正脸，在处理时都需要进行人脸比对，很难蒙混过关。“黄牛”就专门针对闯红灯、实线变道、违停这类不易拍摄清楚司机正脸的违法记录，进行“顶包”操作。

此外，杭州交警将按照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宽严相济的原则，继续探索扩大“优驾容错”范围，对交通安全危害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实行减免扣分、学习减分等措施，从源头上减少买分卖分行为。

日本近一月来日增新冠病例数首次低于三千

新华社东京 1 月 26 日电（记者 华义）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日本 25 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764 例，这是自上月 28 日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首次低于 3000 例，累计确诊 368485 例；新增死亡病例 74 例，累计死亡 5194 例。

日本疫情最严重的东京都 25 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618 例，自上月 28 日以来首次低于 700 例，累计确诊 94508 例。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 25 日零时统计，日本已有 293420 人出院或者结束隔离。现有重症病例 1017 例。

日本政府新冠专家小组成员冈部信彦 25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大约从上周起，东京都和全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均出现减少趋势。此前日本多地先后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的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希望相关数字能够进一步降低。

谈及日本抗击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冈部信彦认为，相较一些欧美国家，日本的疫情应对从结果上看要好得多，这离不开民众的极大配合与忍耐。

他还认为，日中两国在疫情应对、疫苗研发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非常重要，两国民众将因此受益。

巴西南部一交通事故致 21 人死亡

新华社圣保罗 1 月 25 日电（记者 宫若涵）巴西南部巴拉那州 25 日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 21 人死亡、33 人受伤，其中 7 人伤势严重。

巴西联邦高速公路警察 25 日说，当天上午 8 时 30 分左右，一辆大巴车在巴拉那州沿海地区一条高速公路撞上混凝土护栏，随后跌落在山坡上。警方说，大巴车来自东北部帕拉州，目的地为南部

圣卡塔琳娜州，车上载有两名司机和 54 名乘客。

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格雷纳特说，事故具体原因尚无法判断。所幸大巴车没有掉入水中，否则死亡人数可能会更多。

目前，涉事路段已被封锁，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

长篇纪实文学连载

大地的云朵

——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

□阿慧



人长手就得不住地往上爬。刚有了几顿饱饭吃，就停下来不走了，那生活还有啥意思。我和俺老公说好了，今年把小货车贷款还完了，明年再贷款买个轿车，我开着轿车来新疆拾棉花，把车头贴满玫瑰花。”

我被她离奇的想法迷醉了，直着眼对她说：“我想，那该是一辆新娘花车，车里坐着你这枚玫瑰旧娘。”

“玫瑰女”陈银行捂着肚子，鼓着腮帮子笑，说：“俺不是旧娘，是老娘，俺都当姥姥了，哈哈。”

在这片广袤辽阔的土地，我喜欢看见老乡们的笑，就像喜欢看天上的白云朵，地上的白棉花一样，这纯美而柔韧的白，不经意的还原了我灵魂深处的底色。

天上没有太阳，空气有些干冷，毛渠边几棵高挑的白杨树，把树尖上仅有的几片黄叶交给了风，树枝一阵紧密地摇晃，唰唰唰，我赶忙把头巾系紧，怕风像摘树叶似的，摘掉我凌乱的发丝。

就这样，我弄丢了我的水笔。

蹲下去拨动棉花棵，在原地仔细地找，只见草杆，棉杆，就是不见我的笔杆。这意味着，接下来的采访，我将无法用文字记录。虽然携带有录音笔，还有笔记本电脑，但我仍然习惯和信任用黑色水笔在纸上记录，与文字面对面，就像和拾棉工老乡面对面一样，让我感到

温暖和踏实。但此时我丢失了我的笔，我的手和心，都似那股游动的风，寂寥而空荡。来新疆时，我特意准备了一盒黑色水笔，一个精致的仿牛皮笔记本，半个多月的采访记录，笔尖在纸上不知疲倦地游走，绵延出一行行蜗牛般持续不断的足迹，每一行凌乱无序的小黑字，无不散发着最原始的本真草木气息，我在这真纯的气息中，一天天回归真纯。

“我这有只笔，你看能用吗？”我听见一个沧桑的声音，随见一只沧桑的手，一只小巧的圆珠笔伸向我。我一下子认出了，他是“上门男”白路根的同伴，也是仅有的两个男性拾棉工之一。

我接过圆珠笔，有些意外，有些感动。我说：“谢谢你大哥，这笔……”他说：“哦，我用它记下每天拾到棉花的斤两，心里好要个数。这笔不太好，你先用着吧。”

看来这大哥，早把我满地寻笔的样子看到了，真是一个有心人。

十七朵花
“有心男”邓金国

邓金国，男，五十六岁。生育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老大三十四岁，老二三十二岁，女儿二十八岁，都已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老婆二十多年前跟人跑了，至今遥无音讯。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接上期）

她又朝我走两步说：“老乡你猜咋的，绒线走后半个月，我下头也突然出血了，开始以为是例假，没想到，沥沥拉拉十来天，血的颜色鲜滴滴的红，身上力气像抽丝，一点点被抽走，手脚软得像棉花，这才找老板要药，去诊所看病，一看，也是环掉了。只是我比绒线幸运，那环顺当排出来了，只是子宫有炎症。我天天吃着药，花了二百多块了。这几天出血少些了，就是小肚子又凉又沉，向下坠着痛。刚才车上一颠簸，感觉子宫就要出来了。”

我头皮直发麻，说：“那还不赶紧回河南，看你这脸色，像树叶一样青黄，到底要钱还是要命啊！”

她说：“起初我也打算走，可是想想咱来一趟新疆不容易，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啊。来时天还热着哩，绿皮车没空调，人又多，整个车厢满满的，都是拾棉工。过道里躺的都是人，横七竖八，没有下脚的地儿。上厕所像探地雷，一点一点往前探，一不小心踩上人的手和脚，乱骂乱叫唤。没让尿憋死，也被人吓死。那车上啥气味都有，让人出不来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天天趴在窗口边，看天明了，又又黑了，我的亲娘哎，这新疆咋会这么远，走到天边了吗？”

说起坐火车来新疆，我当初也有这计划，打算和拾

棉工一起搭伙来，路上也热闹。但是时间不凑巧，比他们来得晚。为了赶时间，我就改乘飞机追来了。

陈银行说：“你说咱来一趟那么难，有个小病小灾的，能忍就忍了，人能留就留了。那么远来干活，哪能不干完就走的。最起码不能一个人走，大家伙儿一个车皮拉来的，还要一个车皮拉回去。再坚持一二十天吧，有始有终，那才叫中（行）。”

陈银行手里的节奏更快了，说：“我这一天不急不慢地拾六七十公斤花，抓一百多块钱，好着哩！摸一块，是一块，拾一棵，是一棵，拾了还想拾，摸了还想摸，不摸白不摸。”

这哪里像个病人，人的精神力量有时真的很强大，大得让人不可思议。

陈银行指着前头说：“你看这满地的花都开着，多喜欢人儿啊！今天拾了，明天还想拾，手脚停不下来了。说实话姐，我心里矛盾着哩，肚子疼时，想着早一天拾完花，早一天能回家。一到地里，又恐怕把棉花拾完了，钱挣少了。拾着这块地，望着那块地，眼贪、心贪、手也贪，就是贪抓几个钱！”

我说：“你家有车有房，儿女也都成了家，按说你日子松快了，该去打牌，跳个舞，为啥还那么拼命挣钱呢？”

陈银行一扬眉毛说：“人长脚就得不停地往前走，